



总第二十四辑 Vol. 12 No. 2, 2011

Beida Journal of Philosophy

CSSCI 来源期刊（集刊类）

论坛 明清哲学的嬗变

- 王文娟 湛甘泉的格物说
- 苟东锋 《传习录》中的治生问题
- 陈永革 分界与合流：论“阳明禅”与晚明的“狂禅”之风
- 高海波 经典与诠释：刘宗周《中庸》慎独思想研究
- 翟奎凤 黄道周《易象正》历史推步思想述论
- 龙 鑑 自然与必然：戴震的人性论

新編
印譜

总第二十四辑

第十二卷(2011)第三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门·第24辑/王博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301-20083-4

I. ①哲… II. ①王…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6974 号

书 名: 哲学门(总第二十四辑)

著作责任者: 王 博 主编

责任编辑: 田 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083-4/B · 103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mm × 1092mm 16 开本 25.75 印张 400 千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论坛:明清哲学的嬗变

- | | |
|------------------------------|----------|
| 湛甘泉的格物说 | 王文娟(1) |
| 《传习录》中的治生问题 | 荀东锋(23) |
| 分界与合流:论“阳明禅”与晚明的“狂禅”之风 | 陈永革(41) |
| 经典与诠释:刘宗周《中庸》慎独思想研究 | 高海波(71) |
| 黄道周《易象正》历史推步思想述论 | 瞿奎凤(99) |
| 自然与必然:戴震的人性论 | 龙 鑫(115) |

论 文 .

- | | |
|-------------------------------|----------|
| 《泰阿泰德篇》152D-E 与泰勒斯新诠 | 聂敏里(143) |
| 《形而上学》Z3 的解释困境与剥离论证 | 曹青云(153) |
| 浅析普罗提诺思想中的“审美与灵魂的回归”理论 | 刘春阳(167) |
| 生活在盼望的异象之中 | |
| ——论《以赛亚升天记》的“外衣”形象和终末意识 | 褚潇白(181) |
| 论神秘主义之研究方法 | 徐龙飞(197) |
| 法律的道德性与尊重法律 | |
| ——康德的政治改良主义 | 方 博(229) |
| 从虚无主义到“被钉十字架的狄奥尼索斯” | |
| ——兼谈尼采对基督教和佛教的比较 | 吴增定(251) |
| 论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思想源流 | |
| ——卢卡奇与黑格尔思想关系再审视 | 李培挺(267) |

- 道气二元论:《文子》人性思想的理论基础 周 耿(281)
朱子《太极解义》研究 杨柱才(301)
论朱子的“诚意”之学
——以“诚意”章诠释修改为中心 许家星(321)

评 论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

- 评陈来教授《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 方旭东(351)

书 评

- 张曙光:《现代性论域及其中国话语》 李彬彬(369)
汤一介:《儒学十论及外五篇》 安文研(376)
邓联合:《“逍遥游”释论——庄子的哲学精神及其
多元流变》 王玉彬(382)
张志扬:《西学中的夜行——隐匿在开端中的破裂》 韩 晓(390)

书 讯

- [英]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 (22)
[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 (40)
[宋]朱熹、吕祖谦:《近思录集释》 (70)
[法]菲利浦·内莫:《民主与城邦的衰落——古希腊政治
思想史讲稿》 (142)
[瑞士]鲁多夫·贝尔奈特、依索·肯恩、艾杜德·马
尔巴赫:《胡塞尔思想概论》 (196)
杜小真、刘哲:《理解梅洛-庞蒂:梅洛-庞蒂在当代》 (300)
[美]乔治·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主义和
19世纪政治经济学》 (350)
[日]沟口雄三:《沟口雄三著作集》 (399)

Contents

Forum Economic : Discussion Philosophical Transformat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Zhan Ganquan's Doctrine of Gewu	Wang Wenjuan(1)
The in the Book of <i>Chuanxilu</i>	Gou Dongfeng(23)
Demarcation and Confluence; On“Yang Mingchan” and the Fashion of “Kuangcha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Chen Yongge(41)
A Study on Liu Zongzhou’s Thought of Shendu in <i>Zhongyong</i>	Gao Haibo(71)
The History Deduction in <i>Yi Xiang Zheng</i> of Huang Daozhou	Zhai Kuifeng(99)
Zi-ran and Bi-ran; Tai Chen on Human Nature	Long Xin(115)

Articles

<i>Theaetetus</i> 152D-E and a New Interpretation on <i>Thales</i>	Nie Minli(143)
The Puzzles of <i>Metaphysics</i> Z3 and the Stripping Argument	Cao Qingyun(153)
The Theory of Aesthetic and Soul Regression in Plotinus’ Thoughts	Liu Chunyang(167)
Living in the Vision of Hoping ——On the Image of “Stola”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End in <i>The Ascension of Isaiah</i>	Chu Xiaobai(181)
On Research Methods of Mysticism	Xu Longfei(197)
The Morality of Law and Respecting Law —— Kant’s Political Reformism	Fang Bo(229)
From Nihilism to “The Crucified Dionysus”	

——Also on Nietzsche's Comparison of Christianity and Buddhism	Wu Zengding(267)
A Re-examination on Thoughts Relationship between Lukacs and Hegel ——An Analysis Based on <i>History and Class</i>	
<i>Consciousness</i>	Li Peiting(281)
Study on Zhu Xi <i>Tai Ji Jie Yi</i>	Yang Zhucui(301)
Zhu Xi's Doctrine of "Cheng Yi"	
——Concentrating on the Revision of Chapter	
"Cheng Yi" 's Interpretation	Xu Jiaxing(321)
Dao Qi Dualism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i>Wen Zi</i> 's Thought of Humanity	Zhou Geng(351)

Book Reviews

Zhang Shuguang: <i>Modernity Domain and Its Chinese Discourse</i>	Li Binbin(369)
Tang Yijie: <i>10 Commentaries on Confucianism and Another 5 Essays.</i>	An Wenyan(376)
Deng Lianhe: <i>An Interpretation on Xiao Yao You</i>	Wang Yubin(382)
Zhang Zhiyang: <i>Night Walking in Western Study</i>	Han Xiao(390)

Information

[America] Hebert Spiegelberg: <i>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i>	(18)
[Britain] Isaiah Berlin: <i>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i>	(40)
(Song) Zhu Xi, Lv Zuqian: <i>The Edi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JinSiLu</i>	(70)
[France] Philippe Nemo: <i>Democracy and the Decadency of City-state ——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s Political Thoughts</i>	(142)
[Switzerland] Rudolf Bernet, Iso Kern, Eduard Marbach: <i>An Introduction to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i>	(158)

- Du XiaoZhen, Liu Zhe : *Reading Merleau-Ponty* (300)
- [America] George E. McCarthy : *Marx and the Acients : Classical Ethics, Social Justice and Nineteen-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350)
- [Japan] Work Collection of Mizoguchi Yuzuo (399)

哲学门(总第二十四辑)
第十二卷第二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

湛甘泉的格物说

王文娟*

提 要:与以往相关研究的偏重不同,本文意在对湛甘泉格物说的形成及其内容做全面、细致的揭示。湛甘泉对格物的关注是在正德乙亥阳明进以《大学》古本及格物的相关讨论之后发生的,这也是促成甘泉重新审视自身学问、重建学术图景的一个契机。正德己卯甘泉完成《古本大学测》,之后与阳明往复论辩,再至总结性地致书批评阳明,格物说随着思考的深入逐渐成形并臻至丰满。甘泉的格物说不仅表现出超出阳明心学的对儒家文化传承的关注,也与随处体认天理说互相贯通,从而描绘出广阔深邃的心学图景。

关键词:湛甘泉 格物 王阳明 《大学》

“格物”本出自《大学》,在宋儒尤其是朱熹的阐扬下成为理学中重要的概念。正如学者指出的,格物之辨不仅是一个经典诠释学的问题,更多地反映出不同学者对工夫论的不同看法^①。相应地,湛若水(1466—1560,字元

* 王文娟,1982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博士后。

① 彭国翔:《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之辨》,载《现代哲学》,2004年第1期,第60页。

② 《泗州两学讲章》,《泉翁大全集》卷十二,第15页。本文所用《泉翁大全集》(明嘉靖十五年刻,万历二十一年修补本)及《甘泉先生续编大全》三十三卷(明嘉靖三十四年刻,万历二十三年修补本),均为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已由台湾中研院钟彩钧先生主持点校整理成电子文档([]为引文所有,据他本所补字)。

明,号甘泉)所谓“圣学一大头脑”^②的格物说不仅与他对《大学》的整体理解相关联,同时又随着他与王阳明的讨论的层层深化而展开,与其整个体系环环相扣,因此其复杂面相应一一得到照管。以往的研究着重在王阳明与湛甘泉格物辩论过程与主旨异同的探讨,对湛甘泉格物说的提出与形成少有关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甘泉格物说做全面、细致的揭示,以补足以往研究的缺失。

湛甘泉文集中最早关于格物的讨论出现在正德十年乙亥《与阳明鸿胪》书:

昨承面谕《大学》格物之义,以物为心意之所著,荷教多矣。但不肖平日所以受益于兄者,尚多不在此也。兄意只恐人舍心求之于外,故有是说。不肖则以为人心与天地方物为体,心体物而不遗,认得心体广大,则物不能外矣。故格物非在外也,格之致之之心又非在外也,于物若以为心意之著见,恐不免有外物之病,幸更思之。(《先次与阳明鸿胪》,《泉翁大全集》卷八,第1页)

这里“昨承面谕《大学》格物之义”即陈九川所录《传习录》下“正德乙亥九川初见先生于龙江,先生与甘泉先生论格物之说,甘泉持旧说,先生曰:是求之于外了,甘泉曰:若以物理为外,是自小其心也”^①。此时甘泉因丧母扶柩南归,阳明逆吊于南京龙江。据阳明后来回忆说“向在龙江舟次,亦尝进《大学》旧本及格物诸说,兄时未以为然,而仆亦遂置不复强聒者,知兄之不久当释然会于此也,乃今果获所愿”^②。此信作于正德十三年戊寅秋^③,正是在这一年,甘泉开始重视并整理古本《大学》,并撰写《古大学测》。看来,甘泉对格物的关注可以说是在阳明进以《大学》古本及与之相关的格物的讨论中有所启发使然。

弘治甲寅二月,29岁的甘泉往江门就学于白沙门下,“舍举业而涵养者十有三年”^④,丁巳悟“随处体认天理”之旨之后,为学大旨一直保持未变,工

^① 《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0页。

^② 《答甘泉》,《王阳明全集》卷四,第174页。

^③ 黎业明:《湛若水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3—64页。

^④ 《二业合一训》,《泉翁大全集》卷四,第18页。

夫在“涵养以有之于己”^①而已。在奠定心学的基调之后，甘泉力主存养之功、自然与勿忘勿助之要，与白沙保持鲜明的一致。无论是白沙逝世之后的孑然前行还是与王阳明、徐爱、黄宗贤等人的同气相求，都是在“识仁”、“体认天理”的大旨下做存养、廓清等工夫，虽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同，但也没有招致反对^②。

然而据其自述，甘泉约在 50 岁时（正德乙亥）对自身学术有一番新的反省：

吾年五十而后学渐得力，盖从前未曾深加致知之功，虽力行涵养而未能真知，是以未能无惑也。始知博学、审问、谨思、明辨、笃行，阙一不可。是故《大学》之教，必知止而后有定，譬如夜行无烛，其心眩惑，安能直前？（《知新后语》，《泉翁大全集》卷三，第 13 页）

在这段话中，甘泉认识到自己 50 岁之前于致知工夫多有欠缺。“虽力行涵养而未能真知”的表达，既体现出他对“知”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也意味着他对专在涵养的工夫进路的不足有所反省。“博学、审问、谨思、明辨、笃行，阙一不可”的说法，既表明此时的甘泉对《中庸》文本中“尊德性而道问学”两种方向并进的认可，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无疑是对以往的学问进路的一种拓展。朱熹曰“格物须是到处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皆格物之谓也。若只求诸已，亦恐见有错处”（《朱子语类》卷十八）。没有格物致知之功的辅助，单纯的涵养不仅不能完全除惑，而且对整个世界方方面面的理解也不真切，这一点同样也为甘泉所认同。博学、审问、谨思、明辨，广义上皆从属于“致知”的范围^③，“理会得后方去行”。《大学》言“知止而后有定”，亦揭示出“知”相对于“行”的在先性和必要性，一味的涵养力行不一定能导向“真知”，致知工夫的深化却一定会加深涵养，工夫进境才能拾阶而升。

甘泉约在五十岁时认识到之前在致知工夫上多有欠缺，而主张涵养、致

① 《上白沙先生启略》，《泉翁大全集》卷八，第 1 页。

② “辛壬之春，兄复吏曹，于吾卜邻，自公退食，坐膳相似。存养心神，剖析疑义。我云圣学，体认天理；天理问何，曰廓然尔。兄时心领，不曰非是。”（《奠王阳明先生文》，《泉翁大全集》卷五十七，第 16 页）

③ “问：博学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笃行则力行之事否？曰：然。”（《朱子语类》卷六十四）
又“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前面四项只是理会这物事，理会得后方去行。”（《朱子语类》卷四十一）

知应齐头并进,这番对自身学术的反省是否由阳明引发,已不得而知,但是阳明进而以《大学》古本及相关的格物论辩确实是敦促甘泉开始反思经典、审视为学工夫的一个契机。甘泉由此开始重视并整理古本《大学》,并撰写《古大学测》,之后一年间往返几次与阳明格致论辩,再至总结性地致书批评阳明^①,其格物说随着思考的深入逐渐成形并臻至丰满。

一 湛甘泉对《大学》的理解

如陈来先生所说,原本关于《大学》原文的面貌如何,汉唐所传古本是否有脱文错简,是宋代以来儒家经典学中一个反复争论的问题。^②《大学》的结构和文字确实有不容易解释清楚的地方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学者为自身学术张本而不断拿《大学》作翻案文章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内在动力,因为对《大学》诸条目的偏重不同折射出的是不同的思想进路和诠释角度的差异。如果说朱熹突出“格物”并作“补格物致知传”是其知识取向特出的直接结果,而王阳明尊信古本《大学》及《古本大学序》的先后改动则反映了他由诚意指导格物到致知统领格物的思想转变。

在阳明的影响下,甘泉改信古本《大学》,并于正德己卯完成的《古本大学测》(此书已佚)中完整叙述了此一时期的《大学》观。他在《古本大学测序》中写道:

甘泉子读书西樵山,于十三经得《大学》古本焉,喟然叹曰:“《大学》之道,其粲然示人博矣,其浑然示人约矣。明德亲民,其粲然矣乎!止至善,其浑然矣乎!夫非有二之也,其粲然者,乃其浑然者也。是故明德亲民以言乎大体矣。止至善以言乎实功矣。曷谓[粲然]?其体用周[以弘],其分成已而成物,是故以言乎大体也。曷谓浑然?其[理]要,其学易简而久大,是故以言乎实功也。”曰:“请闻其[要]焉。”曰“至善。至善也者,以言乎身心之于家国天下之事物之理之纯粹精焉者也。”

^① 甘泉与阳明的书信来往及内容可参见黄敏浩:《湛甘泉的生平及思想》第二章第二节,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8年,第31—47页。

^② 陈来:《有无之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

纯粹精焉者，非他也，天理[也]。天理者，非他也，吾心中正之本体也。明德亲民之奥[也]，其体用一原者也。是故止至善而明德亲民之能事[毕]矣。”曰：“曷止之？”曰：“自知止而能定静安虑，知行并进[乎此者]也。知所先后，知此者也。自天下而之格物，自格物[而]之天下平，始终反说，要归乎此者也。格物也者，即[止至善]也，言屡而意致矣，故止至善则无事矣。”或曰：“子之[必主]乎古本，何也？”曰：“古本以修身申格致，其教人也，力[身]之也，非口耳之也。学者审其词焉，其于道[斯]过半矣。是故其书完，其序严，其文理，其反复也屡，其义尽。大哉！[博]矣约矣，其道也其至矣[乎]！”（《古大学测序》，《泉翁大全集》卷十六，第18—19页，据康熙二十年本补字）

甘泉在其心学体用一原、博约并进的基调下结合古本《大学》的结构和义理做出的理解，力求文理密察、周遍通澈。首先，他认为《大学》之道物我体用兼具，“明德”、“亲民”是从成己、成物两方面对“体”的粲然分疏，“止至善”则是达乎体的浑然实功。其次，工夫之要归在于“止至善”。“至善”即天理，是工夫导向的最终归宿，这与甘泉“随处体认天理”的宗旨一致。“知止”与“知所先后”之“先”都指向“至善”，“知止”是前提，“至善”是目的。其三，“止至善”贯通知行两方面，不仅格物是“止至善”的工夫，八条目都可一归于“止至善”，“知止”至“能得”的序列演进实质上是知行并进而达到至善的整个过程。其四，古本《大学》的长处就在于“以修身申格致”，虽然这是儒家修身践履的切己性的本质表现，但甘泉更着意强调“格物”所得不只是口耳闻见之知，而是“以身至之”，即应落实到践行层面，简要言之，即甘泉后来明确所说的“格物兼知行”。

如果我们综观甘泉对《大学》的言说，正德庚辰十五年《大科书堂训规》、嘉靖十四年乙未在泗州讲《大学》首章，包括与阳明的讨论在内，以至嘉靖壬午进《格物通》之所言作，会发现甘泉基本以《大学》古本首章为经典支撑、阐发不外乎上述四个要点（而尤以后三者为最切要）的一贯性。这也是甘泉《大学》观的主要特点。甘泉对《大学》的理解重点突出“止至善”和“格物”两个观念（尤重后者），因此他强调“吾于《大学》说其要在止至善，止至善之要，又在格物。而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至天下平二节，专反复推归格物

上”^①。这固然与《大学》的本旨切合,实质上也是其心学网络向经典文本延展并力图将其消化、融会的努力所致。“至善”的概念实质上代替“天理”承担《大学》文本的主宰者一角,“止至善”贯通知行两方面的理解是其知行并进的一贯思路的延展,而“以修身申格致”更是其工夫和修养方法论的具体呈现。

大致看来,甘泉从古本《大学》着眼,得出大致与朱子相同的整体结论,即“格物”是一篇枢纽。然而,甘泉对“格物”的理解似乎又溢出朱子的范围,这就需要对“格物”的具体内涵展开讨论。

二 湛甘泉论格物

“格物”的理解从汉唐以来便有分歧,郑玄释作“格,来也;物,犹事也”,而云“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礼记注疏》卷六十),是将“格物”理解为根据内心善恶的倾向对外物施加影响。程颐释“格”为“至”,意谓“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二程遗书》卷二上),揭示了格物即穷理至物的内涵。另外,还有以格为“量也、度也”(《玉篇》)以及“止”的理解(“或以格为止物,是二本矣”,引自《二程遗书》卷六),不知何出。诚如上文所言,不同的字义训诂折射出不同的思想取向:朱熹基本继承程颐的说法,突出格物的向外求取的知识取向^②;王阳明则以“格”为“正”,犹“格君心之非”之“格”,“物为心意之所著”,格物即格心、正念,完全将格物的方向扭转至内心意识活动的端正与否。

甘泉对“格物”的理解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对朱熹格物说的保留态度到“造道”说、“至理说”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格物的含义逐渐明晰,且与其“体认天理”的宗旨密切关联,格物在其心学体系中逐渐得到安置。

甘泉正德十年乙亥与阳明面见于南京龙江关,始论及格物问题。在《首次与阳明鸿胪》书中他回忆此次会见,并指出阳明“物为心意之所著”的说法

^① 《灯下与少默公赞》,《泉翁大全集》卷八,第14页。

^② 当然,朱熹的格物论并不是完全认知意义上的,也包含道德修养的一面,这里只是指出其侧重的一面。

有“外物”之嫌，从“心体物而不遗”的立场来看，“格物非在外，格之致之之心又非在外”^①，易言之，格物是无分内外的。虽然此时他并没有提出对“格物”的具体理解，但大致看来，甘泉于当时流行的朱熹的训义没有异议，因此陈九川所录《传习录》下才有“先生与甘泉先生论格物之说，甘泉持旧说”^②之语，“旧说”指的就是朱熹的格物说。甘泉早期对格物不置一词固然不可以视之为完全摒弃，相反我们认为他是持保留意见的。乙亥之前甘泉继承了陈白沙的学问方向，偏重存心涵养工夫，自然地将格物穷理的认知一面的活动撇在一边。由于格物不占据甘泉早期视野的核心，可以肯定他对朱熹格物说缺乏一定的反省，从而在初闻阳明古本《大学》及格物之说时，内心可能犹自惊疑未定，“持旧说”是其当下乘便的一种直接反映，并不能说明他对旧说有深刻的认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持旧说以反驳阳明，而是说“若以物理为外，是自小其心也”。这反映的是他持大心说、人与天地万物浑然同体的一贯立场。依照他的理解，格物旧说可以与之相融通：人心与天地万物同体，任何活动都在心所范围之内，内外的分别是人为的设置，格物穷理的认知活动不是向外求取。因此，他自陈虽然理解阳明“立人达人甚切”的心态，但因暂时对古本《大学》以及格物说缺乏全面的审视，他的态度是比较保留的，所以只是善意地告诫阳明不可“急迫”。

甘泉早年与阳明共倡明道浑然一体之学，两人学问大致保持相同的步调。阳明龙场格竹悟“吾性自足”，学问方向为之一转，立场更加接近甘泉。此时甘泉之心学大旨已立，除了感受到同道助益的欣喜外，格物并没有引起甘泉足够的关注。故龙江关与阳明论格物中，甘泉的焦点仍在“心”的差异上，并没有涉及对格物内涵的深层反省。但在西樵山居时期，甘泉对格物的内涵的说明有了具体的不同。《答杨仕德》书云其“格物之说以后又别，自谓得古人宗指”^③，据陈来先生考证，杨仕德戊寅秋离南赣归潮，取道西樵，携阳明书与甘泉，其后杨仕德归潮，则此书至早作于正德十三年底十四年初，也就是说甘泉对格物的理解在正德十三、十四年之际发生了变化。与此相应

^① 《先次与阳明鸿胪》，《泉翁大全集》卷八，第1—2页。

^② 《王阳明全集》卷三，第90页。

^③ 《答杨仕德》，《泉翁大全集》卷八，第29页。

的是,这一期间甘泉已改信古本《大学》,并开始撰作《古大学测》。在《寄陈惟浚》一书中甘泉也谈到了这一转变:“格物之说,后有顿别,元来明德、新民全在止至善上用功。……家国天下皆在内,元是一段工夫,合内外之道,更无七段八段,格物者,即至其理也。意、心、身于家国天下,随处体认天理也。……烟霞中夜悟此一段甚适,复检程子书云:‘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养,养知莫过于寡欲。’乃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所谓至者,意、心、身至之也。如古人所谓‘穷理犹穷其巢穴之穷’,必身至之也。世以想象记诵为穷理者,远矣。”^①此信作于正德十四年己卯,《古大学测》已完稿,甘泉对《大学》的理解可谓焕然一新,其格物说也明确地转向“至理”说,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实落处。

甘泉延续程朱的做法将“格”解释成“至”,并指出《尚书》“格于文祖”、《大禹谟》“有苗格”是其经典依据,同时他认为“格物”的“物”同“言有物”、“舜明于庶物”的“物”所指一致,即天理、道^②。综合两者的解释,格物即至其理。

表面上,甘泉对“格物”的理解似乎与程朱一致,其实不然。首先,与程颐“格,至也,言穷至物理”、朱熹“穷至物理,欲其极处无不到”的解释在“物”上上添一个“穷”字、下添一个“理”字(王阳明语,见《传习录》中)不同,甘泉直接认“物”为“理”,避免了程朱格物说与“格”字训诂不一致的矛盾^③。

其次,与朱熹“物者形也,则者理也,形者所谓形而下者也,理者形而上者也”(《答江德功第四》,《晦庵文集》卷四十四)的界定不同,甘泉曰“物即知觉之理,非有二也,体认知觉不二之理,随所感以行于意身心家国天下,而不测物之著也”^④,总而言之,“物”是作为一个与理合一的整体,随意、心、身的感应而著现,天下国家、万事万物之理都是心所感知的内容,因此必然之理与当然之理都涵括在内。在格物的过程中,物是心的意向对象,理是心的

^① 《寄陈惟浚》,《泉翁大全集》卷九,第4页。

^② “古人用字俱是实说。如‘万物备于我’、‘明于庶物’、‘不过乎物’、‘在格物’,物字以理言,有物有则。”(《天关精舍语录》,《泉翁大全集》卷十三,第47—48页)

^③ 关于程颐、朱熹格物的理解与“格”字训义的不一致及其招致的批评,可详参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5—286页。

^④ 《天关语录》,《湛甘泉先生文集》(万历七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卷十五,第49—50页。

最后提炼，物与理是作为一个整体参与者，在感应中呈现出物、理非二的本质。甘泉也强调理须在物上求，他曾特意指出《大学》“以修身申格物，且不曰道、曰理，而曰物者，以见理不离物也，非离物外人伦而求诸窈冥昏默以为道也，可见古人实学处”^①。易言之，在甘泉看来，《大学》切己修身的实践品格决定了格物（至理）不离于物。但甘泉看“物”不同。“所谓物，非但四者（物、知、意、心），盖意心身感应家国天下之事，而理义出焉，故谓之物，由是推之，与万物皆备于我之意亦同。”^②“物”的概念无疑是扩大了，“物”不仅是吾身之外的形而下的器物，也包括阳明所留意的伦理之“事”。在甘泉的理解中，人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下之物无一莫非我、无一莫非心，“夫一念之发，以至天下之物，无不在内，而以其浑沦，则理在天地万物，以其散殊，则理在事亲君之间”^③，物作为心的意向对象，通过意、心、身、知的作用将细至一念之发、广至天地万物的一切事物一一涵摄进来。这样，格物就不只是单方面的穷理致知或正心诚意，而是将四者贯通为一事的工夫。他指出：“独说正心诚意，遗了身家国天下事，所以不得完全。还是意心身家国天下，都在格物至其理上作一段工夫用，则心不落于空虚，而事不流于用智，都是一团天理，自然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所谓一了百了也。”^④因此格物至其理的工夫是极具涵盖性的“一段”工夫，由此着手，则面面俱到、直指天理。

再次，甘泉所说的格物是“内外合一、知行并进”^⑤之功。在甘泉这里，“物”不是外在的客观对象，而是内在于心、“皆备于我”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格物是内外合一的。他认为朱熹虽然解“格”为至，但“只主知言之耳，所以不同也”^⑥。相较之下，他更认同程颐“致知在所养，养知莫善于寡欲”的说法，是“以涵养寡欲为格至其理，则兼知行”^⑦。同时，他也根据明道所云“才穷理便尽性，尽性便至命”对“穷理”的理解做了一定的扭转，将明道认为的穷理与尽性是处于同一个连续的工夫序列，理解成格物穷理皆含知行，

^① 《新泉问辩续录》，《泉翁大全集》卷七十三，第29—30页。

^② 《新泉问辩录》，《泉翁大全集》卷七十，第20页。

^③ 同上书，《泉翁大全集》卷六十八，第17—18页。

^④ 同上书，第24页。

^⑤ 《樵语》，《泉翁大全集》卷一，第22页。

^⑥ 《新泉问辩续录》，《泉翁大全集》卷七十三，第13页。

^⑦ 同上书，第14页。